

坐飛雨落

陈慧明 著

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坐飞雨落

陈慧明 著

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尘飞雨落

著者：陈慧明

出版发行：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香港上水新成路一百一十二号二楼

电话：二六七〇六六三三

传真：二六七〇一三八一

印刷者：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定价：港币十八元八角

人民币十八元八角

二〇〇二年十月初版·香港



陈慧明 同舍人

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

老鬼

1999.5-15

走近陈慧明

是草色遥看近却无的初春？是草长鹰飞的仲夏？随着时光的消失，记忆的荧屏已经淡化了。那是多少年前的往事了呀，在我编辑的一份文学刊物上，倏地又嵌上了一个新作者的名字：陈慧明。

是田野上耕耘的知识青年？是乡村小学代课的女教师？陈慧明大约都曾是为过，后又都不是了；留给我印象较深的，只是她文笔俊美，娓娓道来，低吟浅唱，颇具魄力。之后在地方报刊上，更每每读到她的芳名，于是，陈慧明这个名字，便再难从脑海中抹掉了。

与陈慧明首次谋面，竟然是在我退休之后；竟然是在她告别了乡村，当上了个体户之后。原来，我们在一个城市中生活已经好多年了！出于共同的爱好，我们竟然一见如故，没遮没拦地畅谈起文学来了。她把厚实的一抱作品剪贴交我浏览。我被她飞翔的文思所打动，被她在艰难生活土壤中顽强的抗争精神所感染，立即写下一篇《赏绿品红录》，记下我深切的感慨、风韵独具的作品是在什么样的生活环境中泻出来的呢？随着我们的交往，我才逐渐地窥察到一鳞半爪。

她的交辈在旧社会中混过事。她的家庭成份有问题。这就决定了她的命运坎坷多舛。六十年代初，她们全家从大城市迁到大后套。她上学，又赶上了“文革”，只能读到初中便辍学了。尽管她以优异成绩考取了艺校，也只能望校兴叹。因为家贫，她过早地结了婚。和许多同龄农村妇女一样，她竟一连生了三子一女。于是，充斥那十几年光阴的是难以耕耘、难以丰收的贫瘠的盐碱地和日夜支付不清的母爱。待四个孩子相继松开她的衣角走进校门后，她才能独自沉思：该怎样跋涉人生之路？

她猛然想起她曾钟情过文学。就在那个夏天的某日，她试着拿起了纸和笔，写了一篇散文《故乡·童年》，没想到竟被盟文联主

办的《花地》刊登了！处女作的成功，使她一发而不可收拾，此后一有空闲，他便读书、写作。陆续发表的文章，使她渐渐走出最初的稚拙。

几年后，改革的潮头风起云涌，她的全家也被卷入了农民进城的洪流之中，离开了那块怎么锄刨也不能使她富足的盐碱地，毅然换了另一种活法：进城做生意！

而今，除了她小女儿外，全家都是个体户；从一开始卖菜，到后来卖早点、出租自行车、卖面筋、开饭馆、摆烟摊、开冷饮……五行八作，随机应变，似乎什么都可以干干。现在全家人都开冷饮摊儿了。她一个在冷饮摊旁摆个小烟摊，开窗卖烟，关窗写作。她的售货车啊，酷似一叶风雨飘摇的小舟，既可饱览风云会际的世态炎凉，又可翱翔五彩缤纷的文学港湾，于艰涩的生活之中，不时透出丝丝缕缕的融融乐趣。

冷饮摊上，总会走进一些喝了啤酒不想付账的上帝（上帝也是多种多样的啊）。怎么办？这就得看你的本事了。有时，喝醉了酒之后，上帝们互不相让，大打出手，于是，啤酒瓶和椅子便成了应时武器，噼噼叭叭，拉不得劝不得报警不得，干在一边出冷汗……

陈慧明正向我们走来。她挑着一付艰涩的担子——一头是经济来源，一头是文学追求，苦苦地闯荡着、闯荡着。看上去，她很乐观、也很轻松，总是把浓酽酽的酸甜苦辣，沉沉地沉淀在心灵深处，酝酿着，发酵着，让它转化成生存和创作的新能源。

去年冬天，她的售货车夜间被盗，所有的高档烟和现金被洗劫一空，损失达四千余元。几次报案，竟如石沉大海。百般无奈，她只能以宿命论聊以自慰：“看来，这笔钱注定是不该属于我的呐！”更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就在地失盗的当晚，她竟动笔撰写酝酿已久的散文《石头是诗》！她写，不仅仅是为了使烦恼分流；她写，是因为她还拥有一个绚丽的精神世界，文学之鸟不时唤起她的灵感和冲动，将她带入那个五彩天地。

做冷饮生意的人，半年不能回家，吃住在冷饮摊。生意做到凌晨两三点钟，她倒头便睡。有几次夜间下了大雨，第二天早晨起来，她挽起裤筒趟着积水到处寻找漂走的拖鞋……

在她生存的空间里，有多少事体足以令人失意和叹息啊！有多少她深恶痛绝的假恶丑的东西啊！然而，正如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一样，在她的作品中，篇篇都洋溢着真善美！真善美，是她由衷的向往和追求；真善美，是她永远写不完的主题！

生活的艰辛决定着她写作的艰辛；写作的艰辛磨砺着她的意志和那支饱蘸着苦辣酸甜的笔。这些年来，她在盟内几家报刊上，频频收获着笔耕的喜悦。由量变到质变，更带给她一个个更上一层楼的惊喜。自去年以来，她的作品《出嫁》和《屋檐》，接连被自治区惟一的文学杂志《草原》登载，接着，她又接到《草原》编辑部寄来的“重点作者登记卡”……

文学创作，从来就没有平坦的路。在坎坎坷坷的崎岖小路上，陈慧明正跌跌撞撞、风风火火地走来，一个一个脚印……

越走近陈慧明，越是感到她前进的艰难，越是感到她惊人的耐力。唯其如此，也更有理由和信心为她大声喝彩：十年磨一剑，我们期待着陈慧明耀眼的剑锋，在人生大舞台上，舞出一个更加斑斓绚丽的春华秋实！

杨若飞

1999年5月23日 《草原》

慧明大姐,你还写着吗?

访陈慧明,缘于几个同行的询问:听说她发表的小说是在街头小摊上写成的?她已是三个幼童的祖母了?文章中有她的身影吗?她长什么样儿?

写陈慧明,是因职业的敏感和责任感,一个在大街上创闹生活的人,是如何与文学搭上界的?

而懂得陈慧明,却是在走进她生活和作品里的一刹那间。

在喧嚣的闹市里,恐怕谁也不会留意,在一间一平米见方的活动售货亭内,一个50岁的女人一边卖货,一边趴在仅一尺平方的小木台上写作。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我绝对想象不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竟有如此的“景致”,这不知是现实,还是生活的景致,让我胸中顷刻间积聚了千言万语……

陈慧明,一个曾初中毕业就辍学的农民,一个卖过菜、开过饭馆而如今经营小小活动烟摊的个体户,是什么孕育了她的文学之梦?又是什么支撑着她近20年来在坎坷多变的人生旅途中苦苦思索,笔耕不辍,用只有初中水平的稚嫩的笔写尽大千世界的悲欢离合,一篇篇优秀的诗歌、散文、小说、歌词频频见诸报端,硕果挂满枝头?

我决定与她面对面交流。

“我是内蒙蒙作家协会会员,也是一个普通的商人,一个经营小买卖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陈慧明说。看着陈大姐额头那几道深深的皱纹,我似乎明白了其中的涵义,从她那依旧白净的脸上我猜想她一样拥有过美丽、热情,但匆匆而逝的青春年华。

由于历史原因,她13岁便随父从天津城迁居临河市白脑包,这决定了她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初中毕业的她兴奋地期待继续升学,但“文革”却让她的心愿早早老去,她辍学了。不久,结婚、生子、种地成了她生活的主旋律。光阴在起早贪黑的劳动中溜走

了,十几年过去了,当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人,地里家里一里一外忙完后,“我便有心情想这想那想到了写稿”陈大姐如是说,所以发表一篇文章成了头顶蓝天、脚踏黄土的她的最大满足。她成功了,84年处女作《乡恋》发表在盟文联主办的《花地》上,这使她一发不可收,诗词、书画、甚至刺绣她都一尝试并为之付出了巨大的艰辛,苦中苦中,她也收获了甜中甜,许多作品被盟级、区级杂志、报纸刊登,歌词、小说、刺绣等也在各种比赛中获奖,即使是她离开盐碱地,进城做买卖后,写作的初衷和激情仍然没有改变。此后,读书、写作、做生意勾勒出她的生存状态,其中的苦辣酸甜虽然沉淀在心里,但不容易却是千真万确的。

也许读者朋友们会问,她赚钱了吗?赚钱后的写作就是打发无聊的日子、对庸俗的生活进行一番高雅的装裱吧。事实上,你错了,陈慧明举家进城后,除小女儿外,个个都成了个体户,三个儿子在盟影剧院卖冷饮,她在冷饮摊旁摆个活动小烟摊,开窗卖冷饮,关窗写作。那一平米见方的烟铺,里面只能容下一个人,还只能坐着,那写作的窗边小木台,寒酸的更是摆下纸笔就摆不下书本,而且周围卖水果的、卖面筋的、卖小吃的、烤羊肉串的、电话厅、修自行车的,加上来回奔跑的车辆,整个一个生活大舞台,不仅噪音吵得你头疼,各种不良气味也熏得你阵阵恶心,更别说提笔创作了。冬冷夏热、风吹雨淋是小菜一碟;带盒冷饭、啃个馒头就咸菜、吃碗面筋凑乎一顿是家常便饭;早6点多开摊,晚上直等得没人买货了才收摊回家,晚11、2点不稀奇。每逢春夏,半年里日夜不回家,吃住冷饮摊上,有几次夜间下起了大雨,第二天早晨起来发现冷饮摊下到处都是漂着的拖鞋,她只有挽起裤筒,趟着积去捞,同时,她还得对付吃了冷饮、喝了啤酒赖账的“上帝”,喝醉了酒大打出手的醉汉……

我问及她的收入,她说烟摊好时一天30多元,不好时就10多元,就像今天才卖了两三盒普通烟,一个月下来的几百元钱她还

供上了高中的女儿读书,这一家买卖人中惟一的秀才是陈大姐心中最美的希望,日子紧巴点儿她也愿意。我问她为什么不和开冷饮摊的儿子一同生活,她说自己赚钱生活最实在。是的,从她饱经风雨的历史便知她是多么自强、多么独立、多么坚韧的女性啊,她从烟摊的小摊的小窗透视着世间百态、饱尝着人间善恶、感受着众生的情感从而流淌出一曲曲心的颂歌、灵的词赋和爱的诗篇。

有好几个和陈慧明一起进城卖菜的友人如今有的发了,有的富了,都开始做大买卖,讲究荣华和享受了,每当看到那小小的烟摊和执著握笔的她总是摆下一句:还写哪,你能得几个钱呀!每到这时,陈大姐只是微微一笑,缄默不语,她能说什么呢?自己写了近20年,稿费加起来也买不回一个松下大屏幕彩电,直到目前,爱书的她也买不起一套原版的中外名著只能靠借书阅读。我看到烟摊的一个角落里摆放着一本外国文学名著速记本,这一幕让鼻子酸酸的我心想:赚钱恐怕不是她写作的缘由,那是为出名吧,可名声已在巴盟叫响的她依然只是街头一介摊贩而已,那喜欢、热爱文学便是她营造文学圣殿的全部理由了,这自小而来的爱好成为被耽误了的文革一代甘修精神家园的座右铭,正如慧明大姐所说:“我写,不图什么,都50岁了,名利于我何用,我只想把心中所想留给人们,我只愿自己一篇比一篇更出色!”

浏览陈慧明的作品你会发现,生活多折、命运多舛的她呕心沥血啃出的“字字珠玑”带给人们的并不是沉重和叹息,而是保尔般顽强向上的精神、昙花般绚丽的一瞬和流光溢彩、韵味十足的沉积。《乡恋》童趣十足、感情醇厚,对帮土的怀恋之情令人不能释怀,《悟》清新、寥远,《爱的句号》一波三折,似幻似真,透出爱的真实而令人赏心悦目……而陆续发表在本报文艺副刊中的《第一次投稿》、《出嫁》、《白唇》、《红痣》、《灰发》和她新近完成的7000多字的短篇小说《紫衫》,无不以真实的生活场景为基奠,以深厚的人生阅历为铺陈,人物个性鲜明,心理把握准确,矛盾冲突起伏,主题深

邃、韵味悠长。正像我盟作家杨若飞评价的那样：她的作品篇篇都洋溢着真善美。是啊，在陈慧明的辛勤耕耘中，她的作品已日臻深入骨髓。可以说，生活的艰辛不仅磨砺了她的意志，而且成为她创作的原动力，于是，痴心不改的文学梦也终于幻化出一篇又一篇了精彩来。近年来，她的《出嫁》和《屋檐》接连被自治区唯一的文学杂志《草原》登载，她还接到《草原》编辑部寄来的“重点作者登记卡”。自90年以来，她的文学作品盟内获奖三次，自治区内获奖三次，其中，歌词《八百里美丽的河套川》获内蒙地区“五个一工程”奖，由她作词、赵海远作曲的《黄河的哥，黄河的妹》在盟内广为传唱，受到好评。

采访结束时，我问陈大姐：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进行创作有何感受？她答：“看到你们坐办公室的人，我也不由心生羡慕，但看到我周围的摊贩，我就精神一振，至少比起他们我还能写！”说完她不由笑了。她又以自豪的神情告诉我：由于生活在底层，生活在老百姓中，她懂得她们的语言、她们的情感，所以写起来就惟妙惟肖，而这是在高楼大厦里的白领所无法了解和感受的，听到这儿，我的心灵被震撼了，她乐观，是因为她追求，她追求是因为她的精神、耐力高人一筹，这是一个50岁女人全部的魅力所在。虽然她活得并不轻松，生活、写作两副重担压在她瘦弱的肩上，而正因为此，她才露出了充实的、欣慰的笑容。

又是一个太阳初升的早晨，人们都城焦急地奔走在上班的路上。我带着陈大姐的作品集匆匆走进办公室。泡上一杯茶，拿一份报。宁静中，有一个售货车慢慢走近，我忍不住想轻轻问一声：慧明大姐，你还写着吗？不管将来怎样，你都是我们女性骄傲的榜样。

包振坤

2000年9月 《周末》

写在前边

零零碎碎写了十几年的小块儿文章，嘴里也和别人一样说着“走上文学之路”这样的话，其实心里心里十分清楚，凭着自己一大把年纪和一小堆文化是决成不了大器的。所以，“想说爱你也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是反过来说，凭着我对文学创作多少年来始终忠诚不二的虔诚，“想说忘记你也不是很容易的事。”

大人孩子一个样，看见别人干什么自己眼热便也想干什么；看见别人写书出书了，我也写书出书。

一稿去年写了一春一夏一秋，当然是坐在我的小货车里边卖货边写的，10月初写出来了，当我对我的儿子们说我的小说完成头稿了时，三儿还开玩笑说，妈你该请我们到西贝去吃一顿才对，当晚八点多钟他的生命就被车轮旋转成了一个句号。

我把写出来的东西推过一边再无心看它一眼，坐在小货车里看着窗外猛刮的黄风自语：这阳间世上一刮风就没意思了。

就为了我随口说出的这句话，大儿子和二儿子吓了好几天，怕我出什么事。

今春缓过劲儿来了我才又开始改写二稿，“七一”那天完全写出来后心里开始忐忑：万一书出来了人们说不好怎么办？盟报记者部主任杨志钢说：没有哪本书问世之后会有都说好或都说不好的现象，有评价比没评价强多了，你不必多虑。

我便不再多虑，既然写出来了，就出！出了之后听听是否会有人给我提出宝贵意见，因为，以后保不住我还会出书。反正文学之路是一条有魅力的路，走上去的人很少有改道的时候，即使因为生计改了道，也会在日后的某一天为了某个原因很合时宜地一转身又皈依了回来。

陈慧明

2002年7月2日

内容简介

书中描写一名建筑包工头的自身“建筑”却没有搞好,从小没有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和文化修养。长大以后适逢改革开放的洪流便混身于一小股泥沙俱下的浊流之中,做了许多恶事,包括他在包工程的过程中和在个人感情中。

主人公李树仁的个人情感线系结着三个女人。他不爱付兰但出于自私的占有欲娶她为妻;他不爱沈初兰却为了包到工程而和她假做缠绵欺骗了她的感情,而他最爱的沈千红最终却给了他致命的一击令他事业家庭俱毁、郁气伤肝直至患癌而死。

故事结构紧凑,情节引人入胜,读后令人产生无限的惋惜。

(一)

——这艘船不仅船名是星期五，而且它的龙骨也是在星期五安装的，它是由一位名叫星期五的船长指挥的，然后就在它的初航（在星期五启航）中，这艘船及船上的所有人员都失踪了，没有留下一点踪迹——这件事记载于英国皇家海军航海史册中。

我放下手中的书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台历，很巧，今天也是星期五，是1998年农历八月初七的这个星期五，而被王医生今天上午预言最多只能再活一个星期的爹就在写字台旁边的床上躺着。看着爹那张被灯光映得格外苍白的脸，我忽然觉得他就是那位名为今天的船长，他在今天这个日子里驶出了今天的船，这船将要沉没在他生命的极限里。假如王医生的预言准确的话，这个极限就是下个星期的今天。

“笃笃，笃笃笃”。

夜深人静时听到敲门给人的感觉真像是在敲心。我只是朝门的方向偏了一下头，并不打算去打开它，因为我知道这不是娘和弟弟。弟弟昨天下午清楚地告诉我，他决不会给爹送终——弟弟卓民在4年前爹有了情妇，娘有了情夫并因此在学校的工地上当着工人们和同学们吵闹时就口出绝言：我不要这样的父母，我也再不回这样的家。当时他只有14岁，敲门的也不会是娘，昨天我说不动卓民时便去劝说娘，我说，娘你留给我的印象一直是最宽容的、最善良的，你还对我说过这是因为你有一个当和尚的爹和一个当尼姑的娘，是他们教育的结果。可你如今怎么变得这么绝情了呢？你和爹十几年的夫妻了，难道连让他看一眼再死这么件事都不肯做吗？

但我说得口干舌燥娘也毫不动心：秀民你就别白费劲了，我们

两个就是都做了鬼也再没有缘分了，也不会谁再看谁一眼了。你当他的闺女去孝顺他，娘不怪你，你本来就是他的骨肉……娘说完就接连哀叹，娘这几年添了个不住哀叹的毛病，好像肚子里老有换不出来的气。

“我不是帮爹说话，爹真的很后悔他以前做过的事，他对我说咱家几千里路从河北搬来内蒙弄成妻离子散全是他一个人的过错，娘你就看在他快死的份儿上……”“快死了才后悔有什么用？早干什么去了？”

娘被勾起心病当时就痛哭起来：“我这辈子算栽在这个狼心狗肺的李树仁手里了，白白跟他受了半辈子罪，熬到了好日子他就去混别的女人，他是人吗？呜呜，死了他是老天有眼！”

怕娘犯病我只好改口劝娘别伤心了，不想去就不要去了。有我在爹的身边也总算有人送终，不至于他在哪时哪刻离开人世都没人知道。

我想这敲门的人是得了爹的捐赠找上门来表示感激的了，爹其实就是嫌这些感激的、采访的人们整天令他不得安宁才悄悄搬回这磨坊巷七号的。可这已是夜十一点多了呀，再说，他们也没人可以找到我们家这旧居来的，惟一到过这旧屋子的，爹的最知心的朋友冯柱一年多没有过来了。这只有一合小门两扇小窗的旧蓝砖房是爹带着我们母子从河北老家迁到内蒙古西平市来的第一个落脚点。从“家”的意义上讲，我们在这间屋子里度过了天伦情感的最后一站，七年之后，一家四口又从这间屋子里走向分崩离析。那时的爹刚健潇洒正处于情场、商场两得意之时。但仅仅四年之后的九八年，爹在商场中打下的江山便毁在情场中了。这种打击是致命的，爹自此再没有直起腰来，直至后来总是感到胸腹不适到医院里诊断为肝癌晚期时，爹那已是极其委顿的精神支柱彻底坍塌了，存在于他眉宇间的最后一点锐气也一下子消失殆尽。他当时就给了我一串钥匙让我到他的住处（曾经是他和那女人的住处）床

下边一只铁箱里去取来一个存折,让我将折子上的一百二十万元分成六份,立刻就让我先给市民政福利院和市立第二小学(我和弟弟的母校)各送去一份,然后指着另外四份说那是我和娘以及弟弟的,还有一份他没有说是给谁的,只长叹一声向着病房的屋顶说,这个一百二十万元的存折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所以才被留了下来。我明白爹的意思,他在庆幸那个叫做沈千红的女人没有将他的金钱全部卷裹而去。

爹只在医院住了半个月之后便苍老声音对我说,病不必看了,瞎花钱。你去……去和你娘商量商量,让她答应我搬回去住,你告诉她我不为别的,只是想……回到那里清静静的住到……死。捐出这么点钱去找回麻烦来了,你看这成天来人又是采访,又是感谢的,好烦!

爹搬回磨坊巷七号来了,娘对这事漠然:这事和我商量没用,七号一直秀民住着的我不去住。

爹的鼾声打断了我的思绪,灯光下,爹的脸毫无生气。

踏,踏,踏。

敲门声早已停止了,脚步声此时才渐渐远去。借着月光,我惊奇地发现来人竟是佝偻乞丐老莫。老莫来干什么?爹如果在这个时候看到他,怕当场就断了那口气。

我想我该在明日一早爹醒来之后就先告诉他,娘和老莫的“奸情”纯属子虚乌有,是娘将老莫请在食堂里,一边吃饭一边将爹坏了良心混女人的事告诉了老莫,激起了他的同情心来才答应妈跑到学校的工地上去演了那出戏。我必须让我爹明白,娘始终是个贞洁、正派的女人。

而娘昨天下午哭着告诉我这件事的真相时还叮咛我:别跟你爹说,就该让他生这个气。

爹嘟囔着说他的胸里好憋闷。我伸出手去摸他的前胸,却摸到一个硬如桌角的东西,我知道这是肝,不由心里一哆嗦,眼泪便

抑不住地流下来，我急忙转过身去掩饰地说：“爹，我给你买回月饼来了，你尝一口……”中秋节只有七天的距离了，我怕爹活不到那一天。

面对绝情的娘和绝情的弟弟，我暗暗庆幸爹还有我，我做不到感情上的斩钉截铁。我认为人类所能受到的最大惩罚也就莫过于“死”，气节的十恶不赦是投敌判国，伦理的十恶不赦是杀父辱母，那也只能治其人以死罪，还能将他怎么样？我也同样经历了由于爹的过失而带给我的伤害，所以我在爹生病之前的几年间他和那个沈千红同居的日子里也不曾去看过他一次，甚至在大街上相遇都别过脸去不理睬他，我讨厌他为富不仁在事业的鼎盛时期置我们母子感情于不顾而和那个貌如皎月心似毒蝎的女人搅在了一起，而结果怎么样？用娘的话说是人算不如天算，爹这身病就是被那个女人气得（这是爹在医院的病床上亲口对我说的），他呻吟般地说这是他今生第一大错，而我所知道的爹也就是只犯过这一个错。

——不对，在我遥远的由朦胧向清晰的记忆中的一个腊月天，也就是我小学一年级快放寒假的那几天，有日我早早背了书包去上学，昏暗中我一开大门“呼”的一阵寒风扑得我边后退边咳嗽起来，而同时我意外地发现门外台阶上有一个比我大几岁的男孩子蜷缩在一卷黑乎乎的铺盖卷上。而我突然出现也一定令他感到意外，我清晰地看到他的眼睛（我当时也只能看清他的眼睛）里有一种畏缩的自卑的光投向我。在我发着楞不敢向前迈腿的时候，爹走出来了，爹站在我与那个男孩子中间催促我快去上学。待我走出好一段路时听到爹大声呵斥那男孩子：工钱说好了明年开春给的，今年算不回来，你怎么还等在这里逼我？你是不懂人话还是怎么的？我告诉你，冻死你可没人给你偿命！

我隐约听到那男孩子很弱的声音：“我明年真的是来不了了，叔你就把我那份给了我吧，要不我嫂不饶我的……”“什么乱七八糟